

〈回，眸〉

「去共鞋仔穿起來，阮來去公園。」，外婆一手提著深紅色側背包，一手抓著紅白毛巾，從房間裡緩緩走了出來。

曾經有段時間是在外公外婆的呵護下度過，父母在外地工作，還未上幼兒園的我，暫由外公外婆一同照料。每天早上，外婆都會帶我到距離外婆家不遠處的公園玩耍，有時外公有空也會一同作伙去。穿好鞋，小小手指一根根緊緊抓著木製的樓梯扶手，一階階小心翼翼地踏著，慢慢地下樓。沿著門前這條小巷持續步行數分鐘，便可抵達公園。

外婆手拿著扇子，與鄰居阿伯阿嬭、阿公阿嬪們在近百年的龐然榕樹蔭下、被太陽曬退色的塑膠椅上，精神矍鑠地聊著，稚小的我，在公園裡木製的平臺上與外婆之間來回追著黑白格子組成的小圓球跑來跑去，不知過了多久總會聽到外婆經典的台詞：「唉唷！衝來衝去，汗流成這樣。」，邊拿起從出門前就握在手巾的毛巾將我身上流如雨下的汗水擦拭乾淨，我抬頭望向她，看見的是被時間長河細細刷洗後，溫柔慈厚的眼眸。

那段日子幾乎都是這麼過的。直到了該去上幼兒園的年紀，才不甘心的離開這快樂天堂。

當時的我還太單純，只覺外頭世界陌生、充滿未知而有不適感。每逢週日晚餐後要離開外婆家時，總要哭哭啼啼鬧個一會兒脾氣，才不甘願的、一階一階緩慢地往下走，或許，在我背後的外婆，也想用柔柔眼波留下我的腳步。

幾回春季，稚齡幼孫成了小男孩，能回外婆家的機會變得鮮少。幾回颱風過境，年邁公園禁不住疾風暴雨用力摧殘，罩著木製平臺形成天然遮蔽所的豔綠藤蔓獨自犧牲，化身為褐色地毯覆蓋在平臺地面，齊聚在公園的一群人，幾位也獨自轉換了個方式繼續活在公園裡的某個角落。

後來數次如巨獸的颱風橫掃而過，百年榕樹縱使竭力緊抓土壤，仍不敵風雨的狂暴侵襲，原本常相伴的許多老人家也在時光的侵蝕中，一位位停格在記憶中的畫面，如同童年的風箏越飛越遠，而我手中沒有了線。

公園被夷為平地的那年，凜冬提早來到，猝不及防。

客廳書桌上，一張米白色、薄薄的紙，一些黑字，數個縱橫交織的表格，最上方大大的標題寫著：「診斷證明書」。

鐵皮圍籬上，一張白色、大大的紙，充滿黑字，由數條粗細的，黑線，構成的表格，最上方顯眼的標題寫著：「都市更新計畫」。

基本資料下方「診斷結果」欄位中，一行寥寥數字寫著：「帕金森氏症」。

工程告示牌上方「工程名稱」欄位中，行寥寥數字寫著：「辦公大樓興建工程」。

公園與百年榕樹不在了，唯獨留下，荒草離離，以及那藏匿在草叢之中，土壤之上，像百年歷史古蹟般默默存在著的，木製平臺的遺跡。幾條暗黑色木板仍堅守於這輩子從未離開過的，屬於它的，家。

幾張白紙黑字便足以讓大家瞬間陷入沉默，醫師淡淡地說道：「此次診斷結果為：患者罹患帕金森氏症。」，語畢，空氣忽然安靜，身處這診間的人沒有一個是聽不到彼此的呼吸聲的，眼角視線餘光撇向與醫師僅隔一桌之距的外公，表情有些沉重，隱約看得出他在微微地搖著頭，站在外公身旁的母親戴著的口罩難以掩飾藏不住的無比震驚與難過，診間被沉重氛圍充斥著，我卻僅能繼續埋頭盯著還停留在微發熱、依然發光亮著手機螢幕，畫面停留在數分鐘前更新的Instagram主頁，仿似時光就此凍結於此刻，不知此時診間外頭座位區上的外婆是否感受的到。

外婆還在，卻似已不在。

「孫仔一個人在家嗎？有沒有人照顧？」，此句是外婆現階段最常問的問題，母親下班後總會獨自回到外婆家，為外婆打理生活一切，好減輕年邁外公的負擔，遠居外地的少年孫仔，正被外婆遺忘著。

這年的低溫似乎把外婆的記憶都凍結了，卻再也無法解凍。

外婆退化的特別迅速，短短一年中，她的記憶能力急劇衰退，不僅事情無法記得，記憶能力也僅剩三秒，剛問過的問題幾秒後便會再次提出，甚至，關於最心愛的金孫的記憶，似乎都正在一點一滴地隨時光流逝中，在外婆的記憶裡，我回到兒時時光，回到那剛離開外婆照護不久的，尚處於需要大人輔佐細心照料的稚齡幼孫。

我發現外婆記憶中，已成長至少年的我，一夕間變回到從前需要她牽著手不斷看照的幼孫；外婆家樓下、兒時每日必與外婆作伙去玩的，公園，一轉眼便消

失的無影無蹤；那些常在公園相聚的鄰居們，一夜間全成了回憶，在公園裡、木製平臺上、龐然年邁榕樹下的點點滴滴，全都埋入記憶的土壤。

經數回躊躇與溝通，顧慮外公年事已高，體力不堪負荷，母親工作繁忙而過度勞累，最後決定請託療養院幫忙照顧外婆，如今，與外婆見面的機會變得更加寶貴且不易，平時未見到我的她，似乎將我淡忘的更加快速。

「世間有何是永恆不變的？」，外婆曾經的叮囑彷彿又在耳畔，「去共鞋仔穿起來，阮來去公園」，我回頭在空蕩杳然的公園中，想再次找到接住我的眼眸。

作品字數：1569 字